

心灵的旅行

宋词的审美观照

孙艳红著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心灵的旅行

——宋词的审美观照

孙艳红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心灵的旅行

著 者:孙艳红

责任编辑:翁立涛 封面设计:  孙丹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长春市华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1 字数:24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192-2

版 次:2006年5月第1版 印 次: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 000册 定 价:25.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言：宋词——心灵畅游的自由时空

宋词，一道靓丽的人生风景；

宋词，一个瑰奇的审美领域；

宋词，一次自由的精神旅行。

在人类的精神世界里，文学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让人们心驰神往，驻足聆听。其实文学本身就是人的心灵形式，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表现。无论是远古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还是成熟的诗词歌赋、杂剧小说，无一不浸透着人们深厚的情感、大胆的想象和美好的理想。从古至今，任何文人的作品都展示了丰富多彩的生活画卷，讲述了人类自己的故事，反映了作家的心路历程。走进文学，就可以与各个不同时代的人进行心灵的沟通，精神的对话。文学以审美的方式与人生发生全方位的联系，以审美的方式全面反映或表现人生，抒发人生的审美情怀，以最感性的方式，让人能够充分地认识自我，认识大千世界，认识人的本质和人生的本质特征。在茫茫的大千世界中，在碌碌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很容易迷失自己，找不到自己真正的位置，迷失人生的终极目标。人在旅途，其实旅途本身就是生命的意义所在。只重目的，不重过程，最终体会不到人生的快乐和终极价值。

宋词是中国文学的骄傲，在世界民族文学之林里，宋词更是

闪烁着奇异光彩的瑰宝。宋词研究与唐诗研究一样，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热点，而词学研究则逐渐成为传统国学研究中十分引人注目的一门显学。宋词美学是文艺美学的一个分支，它是应用文艺美学的基本原理来研究宋词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特定文学形式的美学本质、审美特征、创作艺术和审美规律的学科。开展宋词美学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词学理论研究，促进文艺美学的学科发展，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诗庄词媚”是中国古代诗学中主导的观念。在宋代士大夫看来，诗是用来表现一些比较重要的题材的，人们对朝廷政治、民生疾苦的看法，对于宇宙万物、人生百态的探问，都可以以诗的形式表达出来；而词却是用来“娱宾遣兴”的，很多不宜于在诗中抒写的，或者说是很难拿到“台面”上来的个人化情感，说穿了，主要是男女艳情，却可以在词里表现出来。人们的心灵天地是异常或者说是纷纭复杂的，时而忧念苍生，系怀民族；时而思恋情人，辗转反侧；时而感叹怀才不遇，宦海浮沉；时而沉思于古，针砭于今……宋代文人倾全力于文学，专心致志地写词。作品中完全用不着掩真作伪、虚饰矫情，而且尽情地倾诉自己的身世之感、飘零之思、沦落之悲、家国之怨，还有那些人生不偶的遗憾，难以忘怀的爱情，绵绵不绝的思恋……也许这些都集于一个词人身上。这不仅不奇怪，反倒是非常切合文学史的实际，说明了词作为中国文学的“重镇”的丰富性。东坡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举言浩歌，也有“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缠绵细腻；易安有“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的低徊情恋，也有“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的壮怀逸志；贺铸有“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凄迷，也有

“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的雄杰；放翁有“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的无可奈何，也有“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的凄艳哀婉……赏读宋词，我们看到了宋代词人心底永不干涸的辛酸泪水，感受到了宋代词人灵魂深处承受的巨大压抑，体会到了宋代词人灵魂的歌吟，品味出了宋词多姿多彩的艺术美。

《心灵的旅行——宋词的审美观照》一书采用赏论结合的方式，从宋词的不同风格流派入手，让读者在宋词构筑的审美艺术天地中，穿越心灵的时空隧道，感受宋代词人的精神世界，从而领悟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获得人生审美创造的活力，构筑人生审美的意境。亲爱的读者朋友们，让我们一道去作一趟精神的漫游吧！让心灵与万物融为一体，让我们在这本小书中获得人生的精神永恒！

海阔天空，作心灵之漫游；抽丝剥茧，绎生命之真谛。宋词的艺术奥妙是无穷无尽的……

目 录

第一章 人生自古伤离别，个中滋味几人知	
——宋代别离词的审美观照	1
一、宋代别离词的主调——哀怨愁苦美	3
二、宋代别离词的变奏——旷达刚健美	38
第二章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宋代恋情词的审美观照	46
一、宋代恋情词的执著美	47
二、宋代恋情词的感伤美	58
三、宋代恋情词的含蓄隽永美	68
四、宋代恋情词的阴柔刚健美	72
五、宋代恋情词的悲剧美	83
第三章 缘断漫三弹指，忧来欲九回肠	
——宋代悼亡词的审美观照	91
一、宋代悼妻词的庄重沉痛美	94
二、宋代悼妾词的缠绵悱恻美	109
三、宋代悼妓词的深挚浪漫美	119

第四章 花非花 雾非雾

——宋代咏物词的审美观照····· 126

一、宋代咏物词的“冷眼旁观”美····· 131

二、宋代咏物词的“融合潜入”美····· 136

三、宋代咏物词的“双向交流”美····· 154

四、宋代咏物词的“托物寄慨”美····· 161

五、宋代咏物词的“俯身鸟瞰”美····· 177

第五章 历代兴亡亿万心，圣人观古贵知今

——宋代怀古咏史词的审美观照····· 183

一、宋代怀古咏史词的历史美····· 188

二、宋代怀古咏史词的现实美····· 193

第六章 水边林下，悠然忘我

——宋代隐逸词的审美观照····· 217

一、北宋隐逸词的超旷清逸美····· 222

二、南宋隐逸词的狂放悲凉美····· 230

第七章 报国无门空自怨，济时有策从谁吐

——宋代志士词的审美观照····· 251

一、宋代志士词的悲慨美····· 257

二、宋代志士词的忧愤美····· 267

三、宋代志士词的豪壮美····· 276

第八章 野云孤飞，独郁结其谁语	
——宋代遗民词的审美观照·····	287
一、宋代遗民词的凄伤美·····	302
二、宋代遗民词的沉郁美·····	309
三、宋代遗民词的隐逸美·····	314
四、宋代遗民词的清空美·····	326
参考书目·····	336
后 记·····	341

第一章 人生自古伤离别， 个中滋味几人知

——宋代别离词的审美观照

人生无常，聚散不定，我们的生活总是充满了别离的苦痛。别离，是人生中常有的境遇。愁，是别离常常伴随的情愫。别后的相思最苦，却又在思念与回忆中涵咏着丝丝的甜美。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对艺术有这样一个定义：艺术乃是象征着人类情感的形式之创造，文学艺术当是如此。文人将别离的愁情借助一定的手段以一定的形式摹绘出来，这便是一种文学创造。在中国古代文学的长河中，抒发别愁离恨的诗词俯地可拾。别离诗词，既包括送别时的依依难舍之情，别离后的辗转难眠之思，也包括相阻相隔的哀怨叹息之声。

自古以来，分别都是痛苦的。正如江淹在《别赋》中所言：“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这是燕太子丹与刺客荆珂之间的“壮别”；“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是高适与董大之间的“慰别”；“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王维与孟浩然之间的“酒别”；“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是李白与孟浩然之间的“景别”；“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

是李白与汪伦之间的“情别”；“世情已逐浮云散，离恨空随江水长”，这是贾至与王八员外之间的“愁别”；“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这是白居易与客人之间的“惨别”；“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这是杜牧与妙龄歌女之间的“泪别”；“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是苏轼与其亡妻之间的“梦别”；“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这是崔莺莺与张生之间的“苦别”。别有情，别有景，别有声，别有泪，别有长度，别有重量，别能消魂，别能减肌，不忍分别，又不得不别。别时难舍难分，别后吟魄离魂。形形色色的分别，无不贯穿着一个主题：别离苦。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词乃自成一体，其为书写性情。因此说词比诗更易于表现别离主题。词体的文体特性尤其适合表现别离主题，而且词体中的长调慢词比诗体有更大的伸展空间。几乎所有的宋代词人都与别离主题有着不解之缘！尤其是婉约词人，更把别离文学视为骋才竞技和抒情写意的理想畛域，倾力而为，乐此不疲，仿佛这是他们作为婉约词人所必须具备的“看家本领”与立身手段。词体尤宜表现别离主题，不仅取决于词体本身的特性，同时还因为词体中的长调慢词比诗体中的律诗绝句有着更大的腾挪空间和屈伸余地。作为“狭深文学”、“心绪文学”的词，其意境有异于诗境，词境比诗境更加精微窈深。因此，以词的形式来抒发那浓得化不开、愁得剪不断的离情别绪，更为得心应手。

宋代词人像柳永、晏殊、张先、欧阳修、晏几道、秦观、周邦彦等，都是抒写离愁别绪的圣手。他们用那蕴含着生命真谛的“七色芦笛”吹奏出一曲曲动人心弦的别离乐章。尽管这些乐章由各不相同的音符组成，但它们的基调却惊人的相似：大多哀怨与愁苦。可以说哀婉之音与愁苦之韵是宋代别离词的主旋律。宋

代别离词大多涂抹着感伤的色彩，弥漫着悲剧的气氛。但并不是所有的别离词都一味作哀婉语、愁苦态。正如乌云布满天空时，偶而也能看到一抹透过云隙的阳光一样，当我们倾耳聆听那包孕万有的别离乐章时，以凄厉的声波持续不断地撞击着我们耳膜的固然是由哀婉之音和愁苦之韵汇合成的主旋律，但间或也能捕捉到几个高亢、昂扬的音符。如果将这些不连贯的音符组合起来，正好形成一支与主旋律相对立的变奏曲。换言之，极哀婉、愁苦之致的别离词固然占压倒优势，但它却掩盖不了尚有另一些别离词力图以刚健语、旷达态冲破哀婉、愁苦氛围的事实。^[1]

一、宋代别离词的主调——哀怨愁苦美

（一）男性词人笔下的愁苦之别

人称柳永是善写离情别绪的高手。柳永（987？——1053？），原名三变，字耆卿，排行老七，俗称柳七郎，崇安（今福建崇安县）人。因曾任屯田员外郎，故世人又称其为柳屯田。柳永是一个多才多艺的风流浪子，他的仕宦之路坎坷困顿，他不是不想跻身朝堂，而是他的言行举止不符合封建士大夫的行为准则。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记载：“（永）为举子时，多游狎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之辞。”柳永还曾在词中吟道：“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当时宋仁宗颇为不满，并为此削落他的进士之榜，并下诏曰：“此人风前月下，好却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于是有“奉旨填词柳三变”之称。正是由于官场蹭蹬失意，使得柳永的词在内容上，不同于晏、欧一派局限于知识分子自我欣赏的狭隘范围的特征，使词表现了更多的社会内容。在他的笔下有表现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如《定风波》（自春来、惨绿愁红）、《锦

堂春》（坠髻慵梳）；有表现被遗弃的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如《满江红》（万恨千愁）；有表现下层妓女的不幸和她们从良的愿望，如《迷仙引》（才过笄年）；有表现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如《望海潮》（东南形胜）。从词调角度看，他创制了大量以篇幅较长、句子错综不齐的慢词，为叙事、写景、抒情及说理提供了方便，突破了小令篇短字少的局限，可以酣畅淋漓地发挥开来，尽情地抒写心绪。与柳永同时或略晚的词人虽然也进行了慢词的尝试，但所占比例很小，而柳永的《乐章集》所用的 100 多个词调中，绝大部分是前所未见、或者是借用旧曲制成新体的，有分为三叠长达 212 字的（如《戚氏》）。长调的得到发展，蔚然成为一代的风气，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和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倡导之功不能不归于柳永。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于词的作家，可能说词至柳永，体制始备。在艺术风格上，北宋文人词有俚、雅之分，始于柳永。他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既变“雅”为“俗”。他完全不顾士大夫轻视和排斥，使用极其生动的俚俗语言反映中下层市民的生活面貌，一手建立了俚词阵地，和传统的雅词分庭抗礼。加之作者写作技巧的纯熟，善于“壮难壮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2]。因而迎合、满足了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获得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3]的声誉。宋代词人在民间有如此影响者，并不多见。下面我们就来看他的一首写别离的名作《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

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这首写离情的词，可谓淋漓尽致，备足无余。全词围绕“伤离别”而构思，层次特别清楚，语言简洁明了。先写离别之前，重在勾勒环境；次写离别时候，重在描写情态；再写别后想象，重在刻画心理。三个层次，层层深入，从不同层面上写尽离情别绪，令人叹为观止。

上片起着三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直写别时之景，点明了季节、时间、地点和事件，勾勒了一个情人离别的典型环境。《礼记·月令》云：“孟秋之月，寒蝉鸣。”可见时间大约在农历七月。“寒蝉凄切”，既写出了秋气之摇落、时序之惊心，又使欣赏者马上联想起“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寞而无声。雁靡靡而南游兮，鸱鸡啁晰而悲鸣”（宋玉《九辩》）这类“悲秋”之句。地点是长亭，时间是晚上，季节是秋季。时当秋季，景已萧瑟；且值天晚，暮色阴沉，而骤雨滂沱之后，继之以寒蝉凄切：词人所见所闻，无处不凄凉。而“长亭”，这又是多么令人心寒，以致“谈虎色变”！“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李白《菩萨蛮》），这里，词语本身的象征意义（长亭象征送别）和它的“历史积淀”又在双倍地发生着作用，不能不使读者产生出难以压抑的离愁别绪。加之当中“对长亭晚”一句，句法结构是一、二、一，极顿挫吞咽之致，更准确地传达了这种凄凉况味。可以说起首句已经给全诗定下了基调：“凄切”。接下去的“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句重在写情，极写饯别时的心情，委婉曲折，欲饮无绪，欲留不能，依依不舍，难舍难分。“都门帐饮”语本江淹《别赋》：“帐饮东都，送

客金谷。”恋人在都门外长亭摆下酒筵给他送别，然而面对美酒佳肴，词人毫无心思。一个“无绪”，写出了他正专注于恋人，所以词中接下来说“留恋处、兰舟催发”，这七个字以精炼之笔刻画了典型环境与典型心理：一边是留恋情浓，一边是兰舟催发，这样的矛盾冲突何其尖锐。

关于这样的环境和心理描写古人有很多。林逋《相思令》云：“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欲平。”这仅是暗示船将启碇，情人难舍。刘克庄《长相思》云：“烟迢迢，水迢迢，准拟江边驻画桡，舟人频报潮。”虽较明显，但仍属含蓄之作。可是柳永的“兰舟催发”，却以直笔写离别之紧迫，虽没有他们含蕴缠绵，但却直而能迂，更能促使感情的深化，更见留恋之情浓。

于是后面便迸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词人用这句来写情态。语言通俗而感情深挚，形象逼真，如在目前。两人相对而立，手握手，眼对眼，泪眼婆娑。像是《孔雀东南飞》中兰芝和仲卿的“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也像是苏轼《江城子》中作者与爱妻王弗的“相对无言，惟有泪千行”。相对凝望，不发一语，但却是心的交流，心的对话。恰如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词人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虽然这么不舍得，但词人还是必须离开，个中原因未能言明。总之是不得不离开。古往今来恋人离别都是一样的。后来传奇戏曲中常有这样一句唱词：“流泪眼看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语出于此，然却不如柳词凝炼有力。词人“竟无语凝噎”，那么词人凝噎在喉的是什么话呢？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念去去”二句既是写景，又是作者的内心独白。这里的“念”字用得特别好。“念”字是去声，我们知道名词转折跌宕处，多用去声，何也？

非去则激不起。此词以去声“念”字作为领格，承上启下，表明是设想别后的道路遥远。“念”字后“去去”二字连用，则愈益显示出激越的声情，读时一字一顿，遂觉去路茫茫，道路修远。“千里”以下，声调和谐，景色如绘。既写“烟波”，又写“暮霭”，更是“沉沉”之状，着色可谓浓矣；既曰“千里”，又曰“阔”，空间可谓广矣。我们可以想象出作者站在河边，放目远眺，面前所见：一望无际的海面，远处山色朦胧，海面上层层灰蒙蒙的雾气升腾，整幅画面是灰色调，好像一幅山水画。这样的画面给人压抑、苦闷的感觉。词人此时想到的是前路茫茫，自己将越走越远，离心爱的人越来越远，心越来越苦，愁思也越来越深。这让我们联想到欧阳修的“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的意境，因此我们说这三句既写景，又写情。

词的下片换头写情“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以之叹息古往今来离情之可悲。“伤别离”点名这首词的主旨。“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一句，又推进一层，更何况我正在这冷落凄凉的秋季，多么难以忍受！江淹在《别赋》中说：“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柳永把这种感受融化在自己的诗中，又扩大了这种感受，以“更那堪”衬托自己的离情比古人更深。“清秋节”一词，照应起首一句“寒蝉凄切”，前后照应再次点明离别时的凄清氛围，但比起首三句的以景寓情更为明显、深刻。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今宵”句蝉联上句而来，后来竟成为苏轼相与争胜的对象。那么它究竟好在什么地方？——词中有画，景中含情。我们想象一下这幅画面：一舟临岸，词人酒醒梦回，只见习习晓风吹拂萧萧疏柳，一弯残月高挂杨柳梢头。画面出现在“酒醒”之后，离人借酒消愁，但举杯消愁愁更愁，帐饮时已然无绪，更何况酒醒之后？诗人此时，别

时“执手相看泪眼”的图景依然鲜明的留在心上，而前路是“千里烟波”，继续前行离爱人越来越远，可以想见他的心情。古人有折柳送行的习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折柳送行，取其依依之态。另外，“柳”与“留”谐音，折柳赠人有挽留之意。所以古代文人写离别之情，往往要写到杨柳。清秋的晓风是凉的，恰合别后心境的凄凉。残月清冷的形象暗合凄清冷落之感。词人寓情于景，借景传情，以风之凉，月之残透露离情别绪。结合全诗旨趣，这首词的主题句是“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这两句叙述全篇本意，是词的主文，“今宵酒醒何处”两句烘染本意，将诗人的立意渲染为一幅深秋羁旅图。“杨柳岸”、“晓风”、“残月”三个典型意象列锦式的组合在一起，引起读者无尽的想象和遐思。这两句诗暗含旨趣，画面生动。整个画面的基调如何？整个画面充满了凄清的气氛。客情之冷落，风景之清幽，离愁之绵邈，完全凝聚在这画面之中。比之上片结尾二句，虽同样是写景，写离愁，但前者仿佛是泼墨山水，一片苍茫；这里却似工笔小帧，无比清丽。词人采用了画家所常用的点染笔法。“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两句点出离别之冷落；“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在上两句的基础上进一步渲染这种离别时的凄清。这四句密不可分，相互烘托，相互陪衬，中间若插上另外一句，就破坏了意境的完整性，形象的统一性。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此去经年”四句，构成另一种情境。因为上面是用景语，此处则改用情语。他们相聚之日，每逢良辰好景，总感到欢娱；可是别后非止一日，年复一年，纵有良辰好景，也引不起欣赏的兴致，只能徒增惆怅而已。“此去”二字，遥应上片“念去去”。“经年”二字，近应“今宵”。在时间与思绪上均是环环相